

J I U Q I N G M I A N M I A N

J I U Q I N G M I A N M I A N

旧情绵绵



李黎 ● 河南人民出版社

J I U Q I N G M I A N M I A N J I U Q I N G M I A N M I A N J I U Q I N G





JIU QING MIAN MIAN JIU QING MIAN MIAN

李 黎 ● 河南人民出版社

旧情绵绵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情绵绵/李黎著. — 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1999.9

ISBN 7-215-04525-0

I. 旧… II. 李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6918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136 千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3 000 册

定价:10.00 元

李黎，本名鲍利黎，英文名 Lily Hsueh，生于江苏南京，1949年赴台，1965年毕业于高雄女中，196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，1970年赴美，就读 Purdue University 政治学研究所。曾任编辑及教职，现居美国加州史丹福，专事写作。出版的作品有：小说《西江月》、《最后夜车》、《天堂鸟花》、《倾城》、《袋鼠男人》、《浮世书简》、《初雪》，散文《大江流日夜》、《别后》、《悲怀书简》、《天地一游人》、《世界的回声》、《晴天笔记》，电影剧本《袋鼠男人》、《双城记》、《乐园不下雨》，译著《美丽新世界》等。





录

- 1 身外之物与身内之物 / 1
- 2 看戏 / 3
- 3 欧洲人 / 5
- 4 排错字 / 7
- 5 夜 / 10
- 6 雨 / 12
- 7 梦 / 15
- 8 悔 / 18
- 9 旅行 / 20
- 10 独行 / 22
- 11 地图 / 24
- 12 信 / 27
- 13 跑步 / 29
- 14 瘾 / 32
- 15 寂寞 / 35

- 16 童言妇语 / 37
- 17 有感 / 40
- 18 离别 / 42
- 19 歌 / 46
- 20 舞 / 49
- 21 电话 / 53
- 22 火鸡 / 56
- 23 岁暮 / 58
- 24 胖与瘦 / 60
- 25 胖瘦与美 / 62
- 26 成语 / 65
- 27 螃蟹 / 67
- 28 路边人生 / 69
- 29 生命的反讽 / 72
- 30 胖缪斯与艺术家 / 74
- 31 儿戏 / 76
- 32 人书之间 / 79
- 33 雪的记忆 / 82
- 34 迟了,迟了! / 84
- 35 折羽 / 86
- 36 登门推销员 / 89
- 37 宠物与我 / 92
- 38 从番茄种子想起的 / 95
- 39 逃学 / 97
- 40 赠书 / 100
- 41 搬家 / 103

- 42 镜花水月 / 105
- 43 大悲咒——看黑泽明的《乱》 / 107
- 44 中国结 / 110
- 45 高速公路 / 113
- 46 市声 / 116
- 47 问路 / 119
- 48 人与文 / 122
- 49 最后的犹大 / 125
- 50 绝交 / 127
- 51 悲喜的乐章 / 130
- 52 在远方相交的平行线 / 132
- 53 星期天的黄昏 / 135
- 54 昨夜星辰 / 138
- 55 真假宝玉 / 140
- 56 做人 / 142
- 57 等人 / 144
- 58 一知半解 / 146
- 59 咖啡的话 / 149
- 60 美术馆里的顿悟 / 153
- 61 给孩子一间博物馆 / 156
- 62 记忆与遗忘 / 159
- 63 游戏的规则 / 162
- 64 吃的乡愁 / 165
- 65 旧情绵绵 / 168
- 66 回家 / 171
- 67 爱人非同志 / 176

- 68 地址簿 / 178
- 69 孤岛传奇 / 180
- 70 离席 / 182

身外之物与身内之物

前些时,有位好友要离开美国,返回原居地了。他是个潇洒人,将家当卖的卖、送的送、扔的扔,“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”——只除了几大盒书和一只箱子。

我当然免不了买了他几件家具,接收了他一大堆日常用品,成全了他潇洒的心愿。

最后,有一幅他喜爱的画,令他为难了许久——带,还是不带?在几次反复之后,他终于作出最后的决定,慎重地把画交给我,说:

“对这幅画,我已经有了感情,成了身内之物了,所以不能送人了。但我想借给你,你喜欢的话,挂多久都可以,可是不是送给你的。”

这个潇洒人有他极认真极执著的一面。我尊重他这份执著,便也以同样郑重的态度接下了。后来

自己搬家时,还特别注意不要损伤了那幅画或它的镜框,然后慎重地把它挂在家中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。

人生在世,原是赤裸裸来赤裸裸去,孑然一身而已,什么东西原都是身外之物。但活在世间,需要的和牵挂的都太多了,以致许许多多身外之物渐渐变成身内之物。

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些心爱的、有纪念性的杂七杂八的东西,可以是一沓发黄了的照片、一束多年的信、一个盒子、一只停损了的表、一枝刻了字的笔尖生锈的钢笔……多少年了总也舍不得扔掉,别人看来是一文不值,自己却视若拱璧。为的是那些东西里早已投进了自己的感情和记忆,成为自己的一部分,同时也有一部分的自己在那里——也就是说,它们已是“身内之物”了。

对一个人有了感情更是这样。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、恋人、好友,都是付出了自己生命里最宝贵的一些东西;同时对方也留下了属于他们的一些东西,而成为自己身内的一部分。因而这些人的离别和失去,都会成为一种撕裂的痛苦,成为生命中无可补偿的损失,因为同时失去的是一部分自己。

然而,正由于是自己的一部分,太熟悉了,往往会视之为理所当然,不会想到去珍惜、去尊重。直到有一天失去了,感到了自身撕裂的痛苦,方才警觉原来失去的是难以割舍的身内之物。

不幸的是,这些失去的身内之物,许多是就此永远失去,再也追不回的。人世间无可奈何的愁与憾,也多半是因这样而引起的。惟一解脱的希望是神奇的时间,也许可以用遗忘的麻药涂在撕裂的伤口上,使它们变回为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。

看戏

有位朋友看了日本“能剧”，非常欣赏其庄重肃穆之美，认为相比之下，中国的京戏和地方戏（如歌仔戏）都太嘈杂，因而艺术性还不及“能剧”。

朋友和我一样，都是在台湾南部长大的孩子，本来就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中国传统戏剧，后来在台北念大学的几年，更是忙着读西方现代文学、听西方古典音乐；连电视上播的京戏也懒得看一眼，遑论买票到戏院去欣赏了。因此我们印象中的京戏就是锣鼓喧天而节奏极慢的老掉牙的艺术，可能唱腔做工确实有其高深之美（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欣赏、沉迷），但自己是不耐烦去慢慢领略的。

来美之后，有两回中国来了艺术表演团或京剧团，为了捧场便买票去看了。戏码多半是《三岔口》、《闹天宫》之类的“动作戏”，比杂技只多了些艺术性而已。因此还是没有认识到真正的中国京戏。

三年多前途经香港时,很幸运地,有机会看到一九五七年拍的京戏记录电影:《群英会》和《借东风》,演员是一时之选:马连良、谭富英、裘盛戎、萧长华……(可惜谁扮谁我已记不得了,老戏迷肚子里肯定有本账的)看了的第一个感觉是:给自己的艺术欣赏开了一扇窗。正像那位能欣赏“能剧”而不能欣赏京戏的朋友一样,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京戏也可以这样庄重肃穆,亦喜亦悲,且兼具音色之美。直到那一天,我才知道。

最令我感动的一场是曹操在赤壁大战的前夕,似有所感,乃横槊赋诗——“月明星稀,乌鹊南飞,绕树三匝,无枝可依……”随着绵长的、似吟诵的昆腔,一个月明星稀的静夜中的古战场似乎出现了,一个英雄(或者照世俗些的说法:枭雄)对人生忽萌一种凄凉又悲壮的诗情,使我为之动容。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对京戏的“相见恨晚”之感。

后来我找到《霸王别姬》的录音带(袁世海饰演楚霸王、杜近芳饰演虞美人),最爱的一段是项羽唱:“力拔山兮气盖世,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?虞兮虞兮奈若何?”刚愎自用的英雄,在被困垓下、四面楚歌的穷途末路中的独白,此情此景此词,比起莎士比亚笔下相似境况的“马克白”,毫不逊色。然后是虞姬舞剑,一段凄美的《夜深沉》,这个壮烈女子向这世间和她的爱人诀别……这样万钧的剧力,决不输给任何世界著名的悲剧。

几次回国也没赶上看好戏,只有一回看了个小剧团的《白蛇传》,演出无甚突出,但到底剧本本身是好剧,《断桥》那一场,爱情、友情、亲情的矛盾交织,缠绵婉约,真是扣人心弦。

身在美国,想要给自己一些“教育”的机会也不可能有;明知中国传统戏曲里有很多学问、很多美,却那样遥不可及,徒叹奈何。

欧洲人

三年前,吾友夏云还住在瑞士的时候,我去日内瓦看她。她对那个国家有个很有意思的评语:“瑞士像天堂,没有大喜大悲。”

天堂是什么样没人见过,但我们总会把世间最好的东西想像到天堂里去。果真,瑞士秀媚清新的山光湖色、美丽整洁的城镇街道、精致可口的糖果点心……简直让你挑不出毛病来。至于人呢,穿的都是整整齐齐的,风度优雅地走在街头、坐在咖啡座上,轻言漫语,矜持得彬彬有礼;街头从不见有人吵架、大叫大笑、跳舞唱歌……他们绝不做任何过分的、逾矩的、不够精致守礼的行为。看久了,隔着一段距离(他们当然永远与你保持距离),简直会觉得那是一群上了钟表发条的漂亮的玻璃人儿。

坐火车翻过山到了意大利,世界就不一样了:到处是叽叽喳喳说个没完,还要加上夸张的手势的男

男男女女；嬉皮笑脸凑过来穷搭讪的浪荡子；拿着颗化学模子倒出来的戒指，面不红气不喘地说“宝石！女士，只卖你二十万里拉！”的小贩；在店门口嚷着“进来！进来坐！”的冷饮店老板（进来吃是可以，可是只能站着吃，不能坐，一坐下，价钱就会比价目单上的贵一半）；一边横冲直闯，一边忙着伸出头吵架，必要时双手都离开驾驶盘比画手势加强语气的计程车司机；还有得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得通的长途电话电报，比慢信还晚到的特快专递……

奇怪的是：我在意大利玩得最高兴。大概太“完美”的东西反而会因缺乏“人”味而令人不安与不亲；而在意大利，你会感觉周遭是活蹦乱跳的、高高兴兴的、小奸小坏却又可亲的人。

欧洲就是这么个有趣的地方。总面积还不及中国的大，却有各种各样多彩多姿的风土、文化、语言、民族性。

当然，“民族性”是个很概念化的东西，只能说一般，像前面提到的瑞士人和意大利人。另外，大家一般也认为：德国人是一个钉子一个眼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民族，不苟言笑，服从权威，是最好的军人与工程师人选。法国人多情、惟美（包括美食）、浪漫、马虎，是典型的艺术家。英国男人喜欢穿得整整齐齐地饮茶、谈天气和政治，表面上一本正经有条有理，其实那些条理跟英伦三岛的天气差不多；最后从家庭小事到国家大事都由勤劳能干的英国女人去掌管了。

于是有了这么个概括了欧洲几国民族性的笑话来：

“在天堂里，行政官员是瑞士人，警察是英国人，工程师是德国人，厨子是法国人，情人是意大利人。在地狱里，行政官员是法国人，警察是德国人，工程师是意大利人，厨子是英国人，情人是瑞士人。”

排错字

写文章的人,最害怕的事大概是看见自己登出来的文章里有排版(或打字)造成的错字。如果那个错字是个重要的字,偏又错得可以说得通但意思全改,就真叫人跳脚。比如义正词严地写道“正义本是属于我们的”却被印成“正义不是属于我们的”,少了头上那一点和脚上那一横就否定掉了一切,作者岂不要叫救命。

有些意思相反的字偏偏字形相近,很容易混淆,真乃出版业的不幸。“哭”和“笑”字便是一例。我自己的小说就发生这样的事:“他无声地笑起来”变成了“他无声地哭起来”,读者莫名其妙,我则哭笑不得。

《红楼梦》里宝玉与晴雯诀别的一场,动不动就是“宝玉哭道”或“晴雯哭道”;我怀疑曹雪芹真像港台文艺电影导演那样喜欢叫主角哭;至少有一两处

该是“笑面”——生离死别之际的强颜欢笑，才更令人觉得泫然惨然。可惜抄书的、印书的人大概觉得此情此景焉有不哭之理，便一律从头哭到尾了。

做编辑的人，最可怕的噩梦大概就是打开已印发出去的刊物，赫然发现自己早先没有发现的错误，此时真是驷马难追，五内俱焚。

记得很久以前读过一则小“趣闻”，说四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某地，有一次当地的男校与女校学生合办郊游野餐，由于是开风气之先，当地报纸乃当做新闻刊登。要命的是把男女学生“郊游野餐”排成了“郊游野合”。后来那家报社有否被砸烂，编辑老爷是否被打扁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字不排除，却被排颠倒，有时也会造成可怕后果。记得多年前台湾选过几届“中国小姐”，其中一位是到英国伦敦去竞选“世界小姐”；于是有一天在报上赫然看到：“中国小姐某某某于三日晚到达敦伦……”

写诗的朋友更是怕自己的作品被排错字。试想一首诗才几个字，错上两三个就阵脚大乱、气韵顿无了。记得自己有一首诗发表后，发现竟错上七八个字，最可怕的是一句“摇睡一篮不安的孩子”变成了“摇睡一篮不好的孩子”。当时心情真是既不安又不好，免不了向编辑老爷提出抗议。他却处变不惊慢悠悠地问我：

“你说，这首诗总共有多少字？”

“一百来字吧。”

“我们排错了几个字？”

“少说也有七八个！”

“好，那么你说，是错的字多还是对的字多？”

“啊？……”

“所以,我们的成绩还是以正确的占绝大多数。事物要看主要方面嘛!”

“.....”